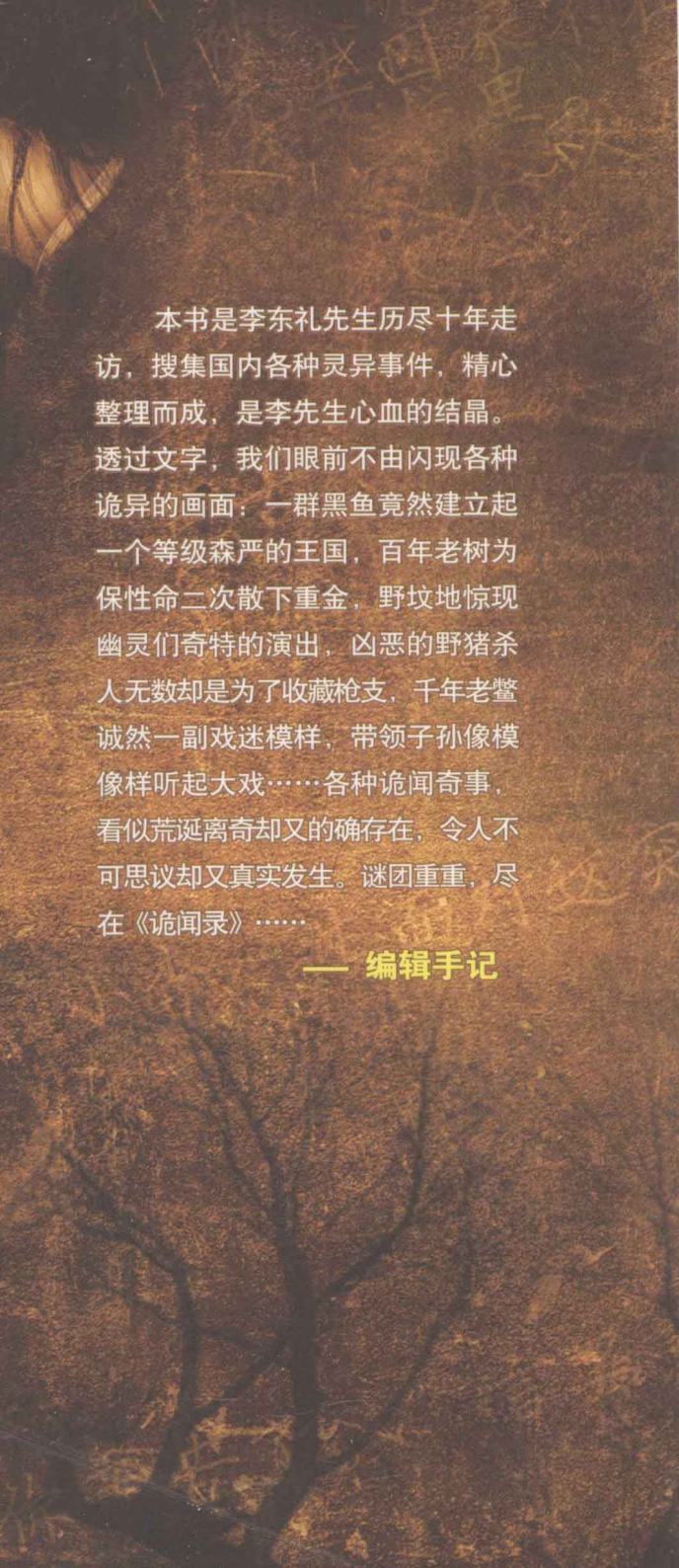




诡闻录

■黑鱼王国 ■大树的买命钱 ■野坟地里的演出
■收藏枪支的野猪 ■通天柱 ■老鳖听戏……

李东礼◎著



本书是李东礼先生历尽十年走访，搜集国内各种灵异事件，精心整理而成，是李先生心血的结晶。透过文字，我们眼前不由闪现各种诡异的画面：一群黑鱼竟然建立起一个等级森严的王国，百年老树为保性命二次散下重金，野坟地惊现幽灵们奇特的演出，凶恶的野猪杀人无数却是为了收藏枪支，千年老鳖诚然一副戏迷模样，带领子孙像模像样听起大戏……各种诡闻奇事，看似荒诞离奇却又的确存在，令人不可思议却又真实发生。谜团重重，尽在《诡闻录》……

—— 编辑手记



诡闻录

李东礼◎著

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诡闻录 / 李东礼编著. - 北京: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,
2009.1

ISBN 978-7-80173-803-5

I. 诡… II. 李… III. 科学知识 - 普及读物 IV. Z228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8)第104178号

奇闻异事录

作 者 李东礼
责任编辑 潘建农
策划编辑 许挺 张勇
美术编辑 姚静
出版发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经 销 北京国文润华图书销售公司
印 刷 北京永鑫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开 本 660 × 940 16开
11.25印张 130千字
版 次 2009年1月第1版
2009年1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80173-803-5
定 价 20.00元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9号 邮编: 100013

总编室: (010) 64270995 传真: (010) 64271499

销售热线: (010) 64271187 64279032

传真: (010) 84257656

E-mail icpc@95777.sina.net

<http://www.sinoread.com>

序

本书完稿时，有朋友说这又是一部《聊斋志异》。我说它只类似于《聊斋志异》的纪实部分。书中所叙述的故事，既是不可思议的，又都是在现实中真实发生过的。这里没有我的虚构，也虚构不了。我所做的，只是把它们搜集出来，再力求原态原状地把它们记录下来。仅此而已。

在写作本书中，承蒙张纯杰先生、吕松先生、李炳顺先生、余自强先生、孙伟先生、范永海先生、吴乐森先生、夏茂伦先生、耿汉东先生、赵怀顿先生、乔保富先生、胡永军先生等人的鼓励和支持，在此谨致以诚挚的谢意。

李东礼

2007年10月于淮北相山

黑鱼王国	/9
水鬼	/10
验证女儿的秘密	/11
仇人	/13
猪口夺生	/13
绿衣女	/15
咬线	/16
大头	/17
木匠和狗	/18
军队	/21
箸刺目	/21
光晕	/22
御砚	/23
笼花大公鸡	/24
自撞枪口	/26



坠楼	/26
挡子弹的银元	/27
大力叟	/28
武林高手	/30
飞灯	/30
光洞	/31
闪电现慈禧	/32
长发女	/33
掰玉米	/34
赵某	/34
背影	/35
挠耳眼	/36
大树的买命钱	/36

目录

头魂	/38
义犬(一)	/38
义犬(二)	/39
义犬(三)	/39
野坟地里的演出	/40
喜棺自响	/41
猫谜	/42
屠牛者疯杀家人	/43
拦车人	/44
治腰	/45
鬼打墙	/45
火球	/46
衣服救命	/46
醉汉与新生儿	/49
飘浮的镰刀	/49
夜啼妇	/51

包光球	/51
收藏枪支的野猪	/52
恶狗	/53
苍耳裸	/54
草木灰	/54
哭声(一)	/55
哭声(二)	/56
哭声(三)	/56
玩枪	/57
死讯	/58
飘人	/59
无形的召唤	/60
三捏燕子尾	/61
巨陀螺	/62
治癣	/63
赤膊擒巨蛇	/63
爷爷	/67
珂垃头	/67
问候	/68
人影	/69
白衣女	/70



预演	/71
心事	/73
巨蛤蟆	/74
通天柱	/74
逮鬼	/75
犬疑	/76
洞(一)	/77
洞(二)	/77
黑墙	/78
戴高帽	/78
自尽女	/79
上树	/80
藏獒	/82
落地	/83
鸟与人吻	/84
红肚兜	/84
人吓人(一)	/85
人吓人(二)	/87
人吓人(三)	/88
茶杯	/90
见鬼(一)	/91
见鬼(二)	/91
见鬼(三)	/92
见鬼(四)	/92
百里闻枪声	/93



钓鱼	/95
救火	/95
张翁	/96
白衣男人	/97
箭中目	/98
代言人	/98
迷路	/100
撒筷子	/101
四眼	/102
梦之验	/102
集体照的空缺	/103
圆头兽	/105
感知(一)	/106
感知(二)	/106
感知(三)	/107
石子	/108

轧衣服	/108		
怪胎	/109		
馍缩	/110		
死者的来访	/110		
鸣冤	/112	魔公	/124
双人棺	/113	握手	/124
预知(一)	/114	占卜出来的火灾	/125
预知(二)	/115	红上衣	/126
菱形纹	/115	鸣喇叭	/127
长工宋开春	/116	龙虎井	/128
壁画	/119	口哨	/129
老鳖听戏	/120	陌生女	/130
黑物	/121	搭车	/130
坟场	/122	大海捞针	/132
寻人	/122	褐色兽	/134
血灵芝	/123	缘坟转(一)	/135
		缘坟转(二)	/135
		不相识的姐妹	/136
		腿疾	/137
		呼唤	/138
		色变(一)	/139
		色变(二)	/140
		顶桌子	/141
		悬物	/141
		一身两人	/142



打蛇	/145
鱼龙	/146
看豆子	/147
戏言	/148
闹市	/148
女声	/149
埋怨	/150
承诺	/150
老者	/152
拾金	/152
夫言妇口	/154
凌晨的顽童	/155
怪兽	/156
葬婴	/156
剥虫	/157
新娘之死	/158

拍蚊子	/159
索夫	/160
热水瓶	/162
捉鳖	/163
苍鹰	/164
梦母	/165
两天两连梦	/165
智犬	/166
飞车	/167
拍古	/168
红毯子	/168
逃犬归群羊	/169
黑白无常	/170
刮船底	/171
女谜	/172
兽噪	/173
某老太	/173
怕针	/175
变猪	/176
雷写字	/176
亲热	/177
狗服毒	/177



黑鱼王国



这是安徽北部黄河故道旁的一口古潭。约五千平方米的它清澈、深邃。鸟瞰过去，就像镶嵌在一望无际的碧绿原野上的一块蓝宝石。

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一个初秋的日子。这天正午，天高云淡，阳光灿烂，风轻气爽，阒寂无声。在距潭边十米的地方搭建的一个瓜棚旁，一位看瓜的老汉靠着瓜棚的柱子蹲着，一边享受这静谧、平和的气息，一边抽着旱烟。眼前的潭面平滑如镜，映衬着天光云影。

这景、这潭、这天、这静，对于经常居住在野外的老汉也是不太常见。像是怕惊动这面前的世界，他一动不动地蹲着，听凭这酥酥的、甜甜的时光从身边流过。

突然间，他瞪大了眼睛，注意力高度集中起来，目光紧盯着潭面。两条约有七八斤重的黑鱼，将半截身子高高地探出水面四下张望，足足过了有一分钟时间，才同时慢慢沉回水中。他正在奇怪之时，不一会，又看见两条有水桶粗的硕大无比的黑鱼无声地浮到水面。紧跟着八条略小的黑鱼护卫般地浮到这两条大黑鱼的前后左右。随后不断地有一批小于一批的黑鱼先后浮上来，依照渐远渐小的规则，排列在两条大黑鱼的周围。很快，就形成了黑压压的一大片鱼群。那阵势，俨然是一个等级森严的黑鱼王国，煞是壮观。鱼群静止不动，似乎同老汉一样，在享受着这美妙的好天气。

老汉惊讶地目睹着这全过程。约莫过了一刻钟，他才渐渐醒过

神来。他想：给它们开个玩笑看看。于是他顺手从地上拾起一个土块，向潭里扔去。

顷刻间，刚才还是纹丝不动的潭面，就像开了锅一样沸腾起来。水花高溅，泡沫飞旋。整个潭，像是被一台巨大的机器所搅动。这个状况持续了约有五分钟。之后，一切又风平浪静，恢复如初。

被惊呆了的老汉目光一直没离开过潭面。又过了约五分钟，他看见两条遍体鳞伤的死黑鱼漂了上来。从个头上看，像是最早探身四望的那两条。

“你们一定是侦察兵。”老汉心疼地望着死鱼难过地想，“一定是我的玩笑让鱼王认为你们侦察有误，把你们判了死刑。我这里说声对不起。”

水鬼



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一个秋八月，濉溪古饶一带暴雨连降，河水猛涨。紧靠巴河的王湾村村民自发巡堤时，在堤内一棵临水的大树边发现一不明动物。不明动物盘成圆状，有普通磨盘般大小，遍身密密生长着光彩油亮的土黄色毛发。它像刺猬样地缩着，一动不动，因此看不清它的头和嘴、鼻、眼。几人用树枝将它捞到岸上，它还是一动不动。大家都不知道它是什么。看了一会后，其中一人说可能是水鬼，力主要把它杀掉，就去家拿来了菜刀。他举刀向那不明动物身上砍，但一砍就滑，怎么也砍不动。另一村民见状，回家拿来了斧头，交给他们中一个力气最大者砍。那人用尽平生之力一

斧头朝那不明动物劈下去，也只在它身上划出一道白印，且白印看着看着就没了。他又抡起斧头连砍几下，也是如此。那东西被砍后还是没事似地一动不动。这更坚定了村民们要杀死它的决心。他们商量一下，决定用火烧。于是就分头在河堤上找来了几抱树枝，在堤上点起一堆火。火烧旺后，他们把那东西抬起来扔进火里。那东西被扔进火里后，“吱”的叫了一声，接着就如弹簧般凌空腾跃出火堆，落到地上后，又就势顺着河堤滚入到滔滔河水中。

验证女儿的秘密



“爸，你不是俺爸。”

一天晚饭后，在机械研究所工作的赵先生领着他九岁的女儿田田散步时，他听她这样说。

“傻孩子，我不是你爸，谁是你爸？”他不把女儿的话当回事。

“爸，我说的是真的。”田田像是在追忆往事，“俺爸在济南，俺妈也在济南。俺家住在大明湖附近，小时候俺爸经常领俺我在湖边玩。”

听女儿这么说，他才警觉地认真起来。他摸摸女儿的头，不热，他看着她的神色，无异常。他感到蹊跷。凭他对女儿的了解，心智健全的她不可能说出不着边际的话。于是他追问道：“你是说你在济南还有爸爸妈妈，还有家？”

“是的，爸。我早就想告诉你了。”田田肯定地。

“这怎么可能呢？”他像是提问，又像是自言自语。

“爸，这确实是真的。”田田见爸爸不相信，有点着急地说。

谈话到此中断了。他带着奇怪与疑惑，领着女儿回到家中。以后很长一段时间虽然谁也没再提过这个话题，但他的心里一直不静：一个从未离开过出生地的孩子，怎么说她远在几百里路之外的济南还有个家呢？此事太非同寻常了。他决心弄个究竟。

转眼暑假就到了，他决定借出差的机会，带女儿去济南一趟。“我倒要看看你在大明湖哪里玩。”一天，他心里这么想着，领着田田踏上了去济南的列车。

从济南站下车之后，他处处故作不知地要女儿当他的向导。田田出色地完成了这个任务。按照他的要求，田田帮着在大明湖附近找了一家旅馆住下。稍事休息后，他要求女儿带他去看大明湖。

田田带着他来到大明湖边，并告诉他哪里是过去她那另一位爸爸经常领她来玩的地方。

“你还能知道你家当时住哪里，你爸叫什么，你妈叫什么吗？”他像考试般地问女儿。

田田一一清楚地做了回答。在说到住址时，不仅说出了楼栋号，还说出了单元号和房号。

回到旅馆，他借口说有事要出去一下，让女儿在房间等他。他找到了女儿说的那栋房。他没有上楼，在楼道里他问一中年男子，在某单元某号房是不是住着这对夫妻。

对方做了肯定的回答。他又问这对夫妻有没有孩子。

“有过一个女儿，”中年男子说，“不过在读高二时出车祸死了。”

“什么时候出的车祸？”

“大约有十年了。”中年男子想了想回答。

他回到旅馆，没把刚才的情况告诉女儿——他有一种生怕失去她的担心。他匆匆结了账，领着田田踏上了归程。

仇人

一九五八年的一天中午，泗县籍人士陈某在泗县长沟医院工作的父亲刚下班到家，端起碗要吃饭，医院来人说：“有急病号。”他父亲放下碗起身就走。出于好奇，他也跟着去看。到了医院，时在读初中的他才知道，那急病号原来是他同校同年级的一个同学的父亲。他父亲对病人进行检查和抢救了好大一阵后，停住手深深地叹息一声，无望地说：“他已经死了。”他听了把他的同学拉到一边，问：“你父亲是咋弄的？”他的同学说：“我父亲做点小生意，早上出去要账，中午回来时路过一片树林。他见树林中一人头戴礼帽，身穿大褂，背对他站着，父亲和他说话他也不理。到他跟前时，他突然转过身来面对我父亲。父亲一看，此人满脸麻子，是他死去的仇人。父亲拔腿就往家跑。跑到家后，断断续续地给我们说了这些，就不省人事了。”

猪口夺生

对于家居濉溪某村的李姓夫妇来说，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一个麦收时节的六月二十日，足以使他们终生难忘。这天午后三时许，不足半周岁的儿子睡熟之后，他们带上农具，悄然锁上院门，下田干

活去了。他们走后不久，他们家养的母猪因为发情，从圈里跑了出来。母猪直奔大门，想到院外去。它在撞击了几下已上了锁的院门无果之后，就在院内各处游荡起来。当它走进男孩的房间时，它的眼光被男孩那半裸的粉红色身子深深地吸引了。它看了一会，走到男孩的床前，在散发着阵阵奶香的男孩身上嗅了起来。它嗅了一会后，选中男孩大腿的一个部位一口咬了下去。它很容易地就从男孩的腿上咬下了一块肉，在嘴里吃了起来。透彻心扉的疼痛把男孩从梦中惊醒，他发出高声惨叫。正在院中闭目养神的狗听到这异常的叫声，立刻警觉地跑进男孩的房间。狗在弄清了猪的所作所为后，箭一般地蹿上前去咬住了它的喉管。母猪的力量很大，它猛烈地甩动着脖子，四条腿也对狗狠命地进行踢蹬，试图摆脱狗的攻击，但狗就是死死咬住它的咽喉不放。几分钟后，母猪软了下来，慢慢地倒地气绝。

三个小时后，这对夫妇回来了，家中死一样的寂静使他们感到了似乎有什么不妙。他们心存不安地走进儿子的房间，首先看到的是躺在血泊中昏迷的儿子，继而是他床前仍咬着猪脖子的狗和那嘴里仍残留着儿子皮肉的死猪。他们完全明白了所发生的事。在儿子经抢救脱险之后，他们深知儿子的这条命是狗给的。

绿衣女



一九五四年的时候，在泗县长沟区的西北部，唐河以东的地方，有个王岗宅小学。学校有一位李姓男教师，濉溪人，由于年轻，书教得又好，被人昵称为李先生。李先生因家不在此地，就长期住在学校里。一天晚上八九点钟，孤身一人的他改完作业，刚想上床睡觉的时候，听见房屋西间上方有窸窣的响声，抬头一看，见一穿着绿色古代服饰的妙龄女子正从空飘下。女子下到地上就招呼他说：“李先生好，你辛苦了。”言罢流目顾盼，嫣然送笑。李先生面对这突临的一幕，一时惊愕无措，半晌才说：“我的门是关上的，你是从哪里来的，又怎么问我这些？”女子说：“你年轻离家远，无人照顾，我是来照顾你的。”李先生又问：“我与你素不相识，为何来照顾我？”女子说：“倾君之貌，仰君之才。”李先生见女子并无恶意，就指着椅子说：“请坐。”女子坐下后，李先生与她长谈起来。在交谈中小李先生发现，女子除了对她是谁，怎么来又怎么去这类问题避而不答外，其他方方面面皆都与常人无二。同处于青春期的两人越谈越亲近，越谈越热烈，到凌晨女子才飘飘升至屋顶隐没。此后女子夜夜接连如此。不出两月，两人渐渐产生情感，就做起那男女之事来。

且说由于李先生是独自一人住校，其他职工对其夜间的行为自然是不得而知，但是他们也有不解之疑：本来身体一直非常棒的他，怎么会越来越瘦，越来越黄了呢？出于关心，学校领导也问过